



# 把“甩锅侠”甩出干部队伍

沈月明

新民眼

在上周召开的市委全会上，市委书记李强专门谈了干部作风问题。其中“责任甩锅必须防止”这一要求得到干部群众热烈回应。不仅仅是因为用词活泼生动，更是因为干部群众深受“甩锅侠”之苦，现在是必须对“甩锅侠”大声说“不”的时候了。

社会上有两种老百姓的思维定势值得各级领导干部深思。一种是：干部谁不会当？让你当你会当。这类话相信你一定也听到过。其中的意思是，干部就是朝南坐，工作动员、总结报告有人帮你写稿，调研、视察有人帮你全程安排，出门下个雨都还有人帮你撑伞。想想这样的干部还真好当。

第二种思维定势是：“坏事”发生，会是哪个倒霉蛋“临时工”“编外人员”出来顶包？反正领导总是最安全的。

这样的思维虽然不如以往那么根深蒂固，但依然没有彻底改变。如果我们试作总结，“甩锅侠”的表现不外乎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工作懒散、思想懈怠。以前形容“安逸”干部：上班一张报、一杯茶。现在可能要改一改：上班一个手机、一杯茶。遇到什么大事要事，先等上级领导想好思路、定好方案，自己大笔一挥，“请XXX同志落实”，然后可以继续刷朋友圈、打泡泡龙了。有任务布置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对此李强书记严肃指出：这样的干部不是领导，而是“二传手”。

第二种是推卸责任、逃避处分。所谓多做多错，有些干部善于把“事故责任”和自己“完美切割”，只要自己没有深度参与，最后走偏



孙绍波画

了、失败了，都与自己无关。追责、处分、扣罚那都是别人的事。

第三种是“爱惜羽毛”、明哲保身。这种所谓“脑子清爽”的干部，凡事先想的不是如何全力参与、追求成功，而是想万一失败，千万不要在自己的履历上抹上“污点”，不能让自己的仕途受到影响。于是遇到敏感事、烦难事，就避之唯恐不及，想方设法推给别人，推给下属。

还有一种“甩锅”情况不是发生在上下级之间，而是发生在部门与部门之间，上级单位

与下级单位之间，这也会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影响群众对干部的观感。“九龙治水”就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表现，在生态治理方面尤为突出。空气污染、河道污染、土壤污染，那真是“锅子”满天飞，9个部门到场都不一定能解决。要是能把“锅”甩到外区域去，好像就彻底与己无关了。李强书记在全会讲话中指出，属地管理不能滥用，该“条”里干的不能推给“块”里，市、区两级职能部门不能从“责任主体”变成“督查主体”，不能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不能从“局中人”变成“旁观者”，不

能让基层背不该背、背不动的锅。

干部中的“甩锅侠”对党的事业负面影响很大。首先就是此类干部本人的投机懈怠，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拓发展，甚至连基本的顺利衔接都做不到。这样的干部，在群众眼里是尸位素餐、敷衍塞责，令人失望；在下级和基层职员眼里是推脱责任、没有担当，令人心寒。更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因为“甩锅侠”善于规避责任，稳做“太平官”，也善于“笑纳”成果、包装自己，结果往往在提拔任用的时候，这样的干部占了先机，这对于干部队伍的腐蚀和侵害也非常严重。

要杜绝“甩锅侠”在干部队伍中长袖善舞、如鱼得水，笔者认为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确立更科学合理的干部考评制度。对善于做“二传手”，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要敢于批评，敢于惩戒。对那些因敢于担当而无心犯错的干部，要宽容；对那些即便因此而受到处分，却依然奋力前行的干部，要高看一眼。

其次是要从机制上加以防范。制订更严密的责任厘定制度，奖惩分明。一些企业和单位实施扁平化管理，让所有的工作流程更紧密衔接，这也是一种让“甩锅侠”无处藏身的手段。

而最重要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甩锅侠”问题的办法，还是要从思想上教育和引导。要让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培养起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精神品质。

全会指出，我们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为城市发展奋斗、为实现中国梦拼搏的事业，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做负重前行的人、披星戴月的人、鞠躬尽瘁的人，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博大深沉的情怀，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在上海担当新使命、创造新传奇的时代进程中，不需要“甩锅侠”。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上海的第一]



1024 每个复旦计算机人心中一个神圣的代码

## 中国首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复旦诞生

复旦校史馆一角，摆放着两张有点发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一台巨大的、类似老式仪表的“大家伙”矗立眼前，取名“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明人类第一台计算机。相隔10年后，1956年5月，复旦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师生合作研究、设计，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复旦601型电子积分机，它能解四阶常系数微分方程等问题。



复旦计算机的目标是迈向世界一流

1958年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的何永保教授，不仅见证了最早计算机的研制，也是复旦计算机科学系的第一代系主任，他说，“复旦，不仅是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诞生地，也是中国系列计算机策源地之一。”

从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之后，复旦计算机研制的步伐便一发而不可收：1964年，复旦602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亮相，该机用机器语言编程，运算速度每秒近万次。这是我国第一批自行研制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也是我国高校系统最早研制成功的电子数字计算机之一。1971年，复旦师生又着手改进了719电子计算机，该机采用小规模集成电路为基本元件，运算速度达到了每秒13.5万次。之后，ALGOL-60高级语言编译

系统、753大型通用分时计算机系统等标志性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1024这个数字，是每个复旦计算机人心中一个神圣的代码。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1024”的蕴意：2的10次方，1024MB=1GB，谐音“一级棒”。1975年9月，在数学系和物理系相关专业的的基础上，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组建成立，这是中国高校最早的计算机系之一。有了属于自己的学科，复旦计算机继续书写“中国第一”：“石油勘探地震资料数字处理系统”、“富春江水库调度系统”等7项成果在1978年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数控线切割机及其自动化语言”等5项成果获得1978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此外，还相继完成“905工程丁机”、

“DJS413计算机”、“浦江一号银行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科研项目。“1024”，于老一辈复旦计算机人而言，是探究计算机科学的核心技术。

而于复旦计算机求学的学子而言，“1024”不仅代表了计算机最基本的记忆和存储方式，更是铭记复旦的科学情怀。1984年2月16日，对复旦计算机老教师鲍振东来说，是难忘的纪念日。这一天，上海所有已经立项的计算机应用项目在上海展览馆展示。早上10点多，小平同志来到现场展示点，仔细看操作员的表演和结果。当小平同志看到两个市少年宫小朋友演示用高级语言编程、输入、打印时，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邓小平的这

句话，指引了中国计算机发展近30年，也引发了复旦计算机人更深的育人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复旦已经构建起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完善的计算机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大力倡导计算机技术的普及。1986年，复旦计算机科学系率先在上海建立计算机应用软件人员水平考试制度，之后普及全国，并于1989年在复旦设立了中国计算机应用软件人员水平考试中心的实施部和命题部。这项最终由国家人事部（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信息产业部（现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下的国家级考试，为我国各类IT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年轻的复旦计算机人秉承老一辈优良传统，继续开拓创新。2008年，复旦建立独立建制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2009年，学院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14年，复旦计算机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为55位。2015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在人民大会堂见证，复旦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支持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与南洋理工大学百合研究中心在宜居智能城市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支持两校科研人员和学生们的研究、教育合作及交流。

从“中国第一”一路走来，当下，复旦计算机的目标是迈向世界一流。如今，国际上研究的计算机已包含了人工智能计算机、生物分子计算机等全新计算机概念，期待年轻一代的努力，让新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出现在复旦，出现在上海。本报记者 张炯强